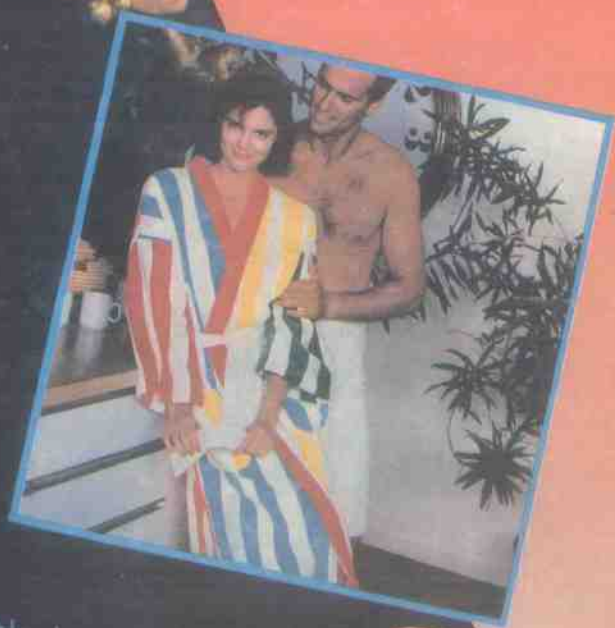


大情仇

雪米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雪米莉《大》字系列之三

大 情 仇

雪米莉 著

大 情 仇

雪 米 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200000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485-5

I·417

定价: 4.50元

内 容 提 要

香港珠宝巨贾阳震宇是中英混血儿，出身富家，自幼早熟，浪迹于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他在英国留学后回到香港，继承父业遂成大亨。与他放浪无羁的哥哥相比，他有事业心，情感世界中还有些对真情的渴望，但他毕竟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扭曲的人物，所以事业遭挫，婚恋多舛。

阳震宇之兄的私生女海妮，际遇坎坷曲折。她随母亲流落美国，饱尝被侮辱被损害之苦。为了复仇，她来到香港，得遇知音阳震宇。最后，海妮返回美国杀死仇敌，与阳震宇双双殉情而死！

本书故事曲折离奇，人物独特，作者把情爱、社会黑暗与冥冥命运结合起来，描写社会与人生的悲苦残酷，使读者从另一角度去认识西方社会的现状和本质。

目 录

序	篇章	蓦然回首
第一章		走出困惑
第二章		情乱香港
第三章		玉女童心
第四章		福兮祸兮
第五章		黑道血杀
第六章		情陷骗局
第七章		柳暗花明
第八章		孽缘结局

序 篇 蓦然回首

最后的一封信里，是一份价值两百万美元的委托书。

阳震宇坐在高靠背皮椅上，从容不迫地审视研究着。

高级红柚木办公桌对面，伫立着一位妙龄少女。

同震宇珠宝公司的其他女秘书一样，她也是一个光彩照人、有款有型的女郎，妖冶艳丽得近似礼品店出售的洋囡囡。

她总把银铃般的笑声撒在这座世界一流豪华大楼的每个角落，让公司里所有的男人都领略到她的魅力。

唯有在阳震宇面前，在阳震宇冷漠得近乎残忍的注视中，她那放浪的热情才略有收敛。

她最感兴趣的男人自然是阳震宇老板了。

她有预感，在阳震宇眼里，她应该多一点温柔，不能太狂浪。然而，刻意降温的目光也是炽热的。

阳震宇自己也弄不明白，他本应该喜欢这种女人，却不知为什么，一见到她，心里就生出一种厌恶。也许因为他本身独特得不近常理吧。

阳震宇从委托书上抬起头，瞥了一眼女秘书，像是打量一只动物园里的母兽。

女秘书心儿一颤，脸上现出失望、甚至绝望的表情。她不懂自己有什么不好，居然不能让老板动心。这意味着她要损失两笔收入，一是情感上，一是物质上。

阳震宇重新低下头，拿起嵌有红宝石的自来水笔，在委托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随后把文件推过桌面，挥挥手。

女秘书犹豫了一下，蠕动鲜红湿润的嘴唇，想说话，又被阳震宇残忍的目光逼住，失望地走出房门。

阳震宇静坐在皮椅里，身体里原始的渴求又复苏了，象三周前一样灼烈，难以抑制，仿佛充满孤独和痛楚的三周单身生活从未发生过。

即使如此，他也对刚刚出去的女人提不起劲儿。是的，永远不。

他蓦地站起来，穿过铺着土耳其地毯的房间，停立在高大的窗户边，将前额紧抵住玻璃。那渴求，统治了他，渗进全身，使每一根血管灼得滚烫。

他感到神智恍惚，视线也模糊不清。

他想要一个心爱的女人，使他暂时忘却世间的烦恼，解除内心的渴求和愿望。

当然，也有平息这种欲望的其它手段：听听音乐，开快车兜风，进赌场豪赌，或不要命地工作，但无论如何都不及同心爱的女人呆在一起来得快乐，亦更有效果。

这样才能使他在一段时间里超脱，直至下一次痛苦重来。

阳震宇鄙视那种低级的兽欲，憎恨女人这种不得已而用

之的镇静剂，并试图与之抗衡。

他离开办公室，打发走司机，自己开着“奔驰”高级房车，驶进拥塞的街道，并打开录音机，放到最大音量。

他想用音乐来遏制身体中的欲望。

最后，他感到自己在声音里穿行，心中那股热腾腾的火焰却愈燃愈烈，仿佛能听见血液奔腾咆哮的声响。

终于，他按捺不住了！

阳震宇驾“奔驰”驶过珠宝公司五光十色的展厅和橱窗，眼角里能看见黑色的天鹅绒和宝石的闪光。

橱窗里的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是他经常送给女人的礼物。但这些礼物中不会有钻石。

“钻石是尽善尽美的宝石。”阳震宇耳边响起父亲的声音，“色泽入眼，质无瑕疵，你看清楚啦，就象十全十美的女人一样。”

除开死亡与坟墓，生活不存在绝对！

阳震宇将车驶进皇后像广场，开始减慢车速，致力寻觅心中的偶像。

他希望又有那么一次艳遇。

皇后像广场，是香港公共活动中心。这里虽没有色情架步，但有各种各样的男女，髦士佳丽，俊男靓女，飞仔野鸡，鱼龙杂混，形形色色。

自然，也不乏和他一样的精力旺盛、情怀火热，急于寻觅异性的女人。

但愿今晚他能如愿以偿。

夜晚的空气静谧柔和，月光也格外温馨。

夜总会飘来麦氏咖啡诱人的香味，涌出一阵阵撩人的狂

热歌声，携带着女人脂粉的氤氲气息。

阳震宇觉察到体内的冲动继续腾起，绝望凝聚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如即将决堤而出的洪水。

许多女人的面目从他眼前闪过：泰国人、越南人、马来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大陆妹。

这些女人阳震宇一个也不认识。他没有必要和她们认识。每次需要时，只需和她们接近，和她们调侃就成。他总有办法让她们自己走进他的房车，而且今天在中环，明天在半山区。今天法国人，明天南洋妞。

他是个多情种！

被他忘却的女人咒他是浮浪仔！

房车缓缓前行。

两个坐在石栏上的姑娘盯着他。

一个满头红发，脖子细膩，胸脯丰满，嘴唇宽厚，很具媚态。

另一个披着齐肩金发，浓妆艳抹，服饰刺眼，两只大腿放荡地摆动。

他迟疑了一下，蓦地加大油门。红头发的女人，他历来敬而远之。她让他回忆起自己宁愿永远忘却的过去。金发姑娘的眼神太赤裸太挑逗，亦令他大为不快。

房车又驶过两条街道，进入遮打花园。孩子们在玩耍，绿草如茵的草坪上，银铃似的童音在空气中飘荡。

一瞬间，车头镜里闪过一双眼睛，一双清亮纯情的眼睛！

他心儿一颤，忙靠边刹住房车，把头伸出车窗，蓦然回首，呀！

看见了，他看见了，在花园的一角，站着他要寻找的女人！

多少年后，他依然记得那一时刻：夜色初降，暮色四合，孩子们在嬉戏、尖叫，随后，那女人出现了，一位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

阳震宇看到她时，立即感到世界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声音消失了，空气凝固了，空间也缩小了，缩成一个无形的小匣子，只容得下她一个人的小匣子。

她站在一个小小的喷水池旁，仰望着池里的塑像。夕辉衬得她无限美艳，齐肩的黑发变得辉煌夺目。

他呆呆地凝望着她。

微风拂起她散开的黑发，投给她的侧影一道迷人的、摄魂夺魄的光环。

这时，她眉头微蹙，回眸远视，似乎觉察到他的目光，又似乎未睇见他，又回过头去瞻仰那塑像。

阳震宇看清她的眉毛是黑的，下面是一对难以形容的灰蓝色眼睛，一对惹人怜爱的大眼睛！

他差不多醉上了这双大眼睛。如果不是这双眼睛在镜子里闪过，他差不多就失去了这一次梦绕魂牵的艳遇。

他必须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他背着她的侧影，脉搏减慢了跳动，持续很久的冲动倏然消失，一股神秘的、梦幻般的力量，驱赶着他向她走去。

她大约十九岁，身材修长健美，一条蓝色牛仔裤，一件普通T恤衫，胸脯挺成浑圆的曲线。

阳震宇肯定这位小姐同其他姑娘不一样。他从她身上看见了完美的肌肤和天生的丽质，唯有钻石才具备的那种完美

和自然。

她转过身来，望见了她。那目光只有迟疑，只有迷惑，一丝儿的挑逗也没有。

她不是那种寻觅异性的女人！

她盯着他，慢慢地朝他走来，在他身前站住。眉头仍然微蹙，神情仍然端庄，显得又温柔又优雅又高贵。

现在，阳震宇能够更清楚地看清她的脸：眼里闪动着聪颖敏锐，嘴唇流露出温情刚毅，一个秀色可餐、性情怡人的少女。

正是眼前这个冰清似水的少女，使他燥热的心灵平静下来，原有的渴求和欲望荡然无存。

他望着她，竟觉得自己虽未与她见过面，但却认识她。

她看了他一会儿，突然露出笑容，含着羞涩，含着幽默，又象是嘲弄，或是逗趣，但不让他觉得难堪。

“对唔住啦，我还以为认识你呢！”

“我亦是哩！”阳震宇发现她说话声调准确，音色却不标准，不象是道地的香港人。

“哟，我们系误会啦！”

“或许不是。”

阳震宇向她微笑，意识到自己必须做点、说点什么，可一时又不知所措。

他想冲破沉默，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似乎每一句话都会引起误解，一阵恐慌向他袭来。

阳震宇知道自己的名声，明白香港人是怎样谈起他的魅力，随意展示和关闭的惊人的魅力。可是有谁知道他为寻觅自己真正的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此刻，他才真正感觉到自己一无所有，一个三十四岁的成年男子，同时又是一个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蒙童。

他刚见到她，便害怕失去她！

她在女人之中应该算是个高个子，可她还是要微仰脸孔，才能看清他的眼睛。

一瞬沉默，十分难熬，仿佛一生的精力都消耗殆尽。

“我想，你应该随我去喝点什么？”

终于，从他口里溜出一句话来，又马上意识到这句话太俗气，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希望什么话也没说。

紧张使他浑身沁出汗来，脑子里也乱糟糟的。

无疑，她将拒绝他，甚至一走了之。

“这是个好主意。”她的脸色柔和，“啊，我也是这样想的。”

一缕轻风掠过，阳震宇心里甜津津的。

他为她打开车门。她没有犹豫，钻进了房车。

他坐在驾驶座，启动马达。

她瞥了他一眼，紧挨着他。

“夜色美极了！”

“是的，可是你比这夜色更美！”

阳震宇发现，从这一刻开始，他又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奔驰”房车在花园道上呼呼生风，阳震宇此刻的心情也恰似春风荡漾。

阳震宇一边思忖着，带她去香港第一流的希尔顿酒店，如何度过今晚这个欢乐良宵，一边转瞬注视她，竟然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前方反射镜里，闪现着一对喷火的眼睛。

他挽着她走进希尔顿，正是舞厅豪华厅气氛最热烈的时候。

还不到半个钟头，她就急冲冲地走出希尔顿的大门。阳震宇紧追上来。

“等等，你一定要走，也该让我用车送送你呀。”

“不用了，我自己叫的士。”

“我就那么可憎？”

“不，你误会了，我想一个人回公寓。”

“哟，硬是不给这个面子？”

“唉！”她长吁一声，“真拿你没办法。”

“你同意了？”

“谁叫我们相识呢？”

冷凝了的血液又沸腾起来。阳震宇忙为她拉开车门。

她款款地坐进房车。

“阳震宇老板——”大厅台阶上跑过来一个公关小姐。

“有您的紧急电话？”

“是吗？谁打来的？”

公关小姐摇了摇头：“很急的，催得很紧张呀！”

阳震宇对房车里的姑娘招呼一声：“我去去就来。”

阳震宇随公关小姐刚走上大厅台阶，突然身后一声巨响传来。

天啦！

一道火光冲天，“奔驰”房车爆炸了，碎片落地，一阵噼噼剥剥的响声。

第一章 走出困惑

1

阿宇差不多才十五岁，就是一个伟岸英俊、聪明颖悟的男子汉了。

开始，他一点儿也没察觉。

当声音已经变粗，面颊上长出细毛，不久就要使用刮胡刀片时，他才吃了一惊。

尤其是每当他看见姑娘时，浑身就燥热起来，接着是不知所措，茫然困惑。

晚上，他常做一些超出理智、极为快乐的梦，醒来还是茫然……

他应该知道，这是男孩子生理成熟的迹象。

可是他一概不知。

他的爹地崇尚传统的家庭教育，认为个别教育可以极大地发展个性，造就独特的才干、栽培亘古罕见的奇人。学校班级养成的人，全是一个模具里塑出来的石膏，呆头木脑、凡夫俗子，低能儿。

爹地为他请来了学识渊博的家庭教师赫戈。赫戈咸天教

给他的只是诗歌、文学、算理、经营、做人……枯燥死了！

他想叫这些东西全都去见鬼！

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世上要有男人女人？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盘旋很多年了。在老师那儿找不到答案，问爹地妈咪，不是被抢白，就是说“长大了就知道了”。

他下了很多次决心，一定要弄个明白。

他不敢问爹地，爹地道貌岸然，正统得叫人难受。

他不屑于问老师，他不喜欢赫戈，甚至有些恨赫戈。

唯有妈咪可以信任。妈咪最疼他。

现在他的作业完成了，想到妈咪的房间，郑重地请求妈咪回答他。

他走出自己的书房，穿过客厅，上楼往妈咪的房间走去。

阿宇出生时，妈咪路易丝正三十岁。妈咪几番阵痛，几经磨难才生下他，尔后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因此，忒爱他是再自然不过的。

妈咪路易丝是英国一位船主的独生女，从小就象公主一般。十七岁时已出落得异常美丽，以风韵闲雅、善解人意闻名上流社会。

她的甜蜜可爱，温柔多情，使许多前途光明的男子倾慕。

爹地阳冠球年轻时风流倜傥，踌躇满志。一九四二年在伦敦经营黄帝珠宝王国展厅。不到一个月，他就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上层社会的主妇们亦是争先恐后邀请这位具有魅力的东方人参加她们的晚会，还纷纷把自己的

女儿介绍给这位相貌英武的年轻人。

阳冠球才貌双全，有巨额财产，尤其是有一个经商的超级脑袋，这是西方上层人最欣赏的。他的言行举止潇洒倜傥，更受到贵妇富婆的青睐。

阳冠球与路易丝相遇，是在一九四四年底一次盛大的舞会上。当时阳冠球刚满三十一岁，路易丝只有十九岁。

他跟她只跳了三圈舞。第二天上午，他就向她的父亲提出娶她的请求。

这个请求被礼貌地推辞了三周，才接受下来。

他们在伦敦举行婚礼。婚礼相当隆重，各家报刊都发了消息。

婚后的生活忒甜忒美，忒浓郁。

一九四八年，他们带着两岁的儿子阿寰回到香港。

在香港，事业腾飞、家庭和美。夫妇俩乐助善施，广交朋友，成为香港显赫一时的新闻人物。

他们拥有十年的和睦幸福，特别是一九五五年添了阿宇以后，一家四口，乐不可支。

可是，几年后，熟悉路易丝的人发现她变了，变得乖张无常。情绪十分波动，时而激愤，时而狂笑，时而消沉，时而痛哭。请来许多医生都无济于事。

阳冠球是位有献身精神、绝对忠实的丈夫，他尽一切努力，使她愉快：陪她去散步、进歌剧院；送给她昂贵华丽的首饰、宝石；带她出去旅行，美国、法国、意大利、印度都印上了他们的足迹。

每天晚上，他都引她走到她的卧室门口。

“我可以进去吗？”

“对不起，我……”随后，她躲开他的亲吻，关上房门。

一九六〇年，阳冠球终于接受了朋友们多年的劝告，接受了一位叫丽惠的女演员。

他是违心的，却又无法抵挡她那火热的情怀和魅力。

没多久，他们就处得相当投合，相当紧张。他们俨然是一对如意鸳鸯。

他害怕与她分离。每一次欢愉离别，都是他极其痛苦的时候，不是为丽惠，而是为路易丝。

他有一种负罪感。他对不起路易丝。

他在心灵深处忏悔。他想得到解脱。

他不能总躲着路易丝做对不起她的事。他终于向路易丝坦白了。

没想到，路易丝对婚姻的兴趣重新复活了。

是心理的妒嫉使她震惊？

是他的坦率真诚让她激动？

就在他向她坦白的那天晚上，他们又共度良宵。

路易丝细心着迷地打听他的风流韵事。

她目光闪烁，张开双手，抱住他。

“那婊子是怎样干的，是这样吗？”

她靠在绣花枕头上，浓密的头发勾勒出她白玉无瑕的脸庞，深色的眸子闪闪发光。

他们尽可能地温柔地缓慢地亲热……

突然，她急剧地推开他，抬起头：“不要这样做，我不想。”

他注视着她，心里又生出疑虑。